

八年前的一個回憶

趙曾珏

一九五六年（民國四十五年），余與內子張乃怡女士及小兒永炎來美之第八年。元旦的一天，乃怡與我及永兒在家中慶祝。今年因為是美國的選舉年，暑假後永兒可得法學學士，乃怡特別高興，準備明天招待中美親友來家歡敘，所以早起盥洗後，即入廚房預備她拿手的菜蔬，主要的有燻鷄魚翅，乾菜肉，蔥椒炮蛋等。第二天中午來的客人有福斯古（美國人，其子與小兒同學）的一家，會禮賓的一家（原籍廣東，與我是莫逆之交），李名弘，陳希士（交大乙丑級校友陳志匡的公子）及凌崇勳（凌竹銘先生的公子）等。至晚方散。會禮賓是一位精幹的土木工程師，也能做菜。可是對於乃怡的「蔥椒炮蛋」異常欣賞，願意學習。在席間我們都問起凌竹銘先生的近況，據崇勳講他老人家正忙於籌商交大六十週紀念的事。

我在麥克勞出版公司正擔任技術科學的撰述顧問。在二月初我果然接到臺灣交大同學會由陳樹人學長具名的正式通知，說今年是母校六十週紀念，徵求我寫紀念的文字，以三千字至一萬字為度。乃怡也看見了這個通告，向我計議說：「與其寫一般慶祝的文字，不如創議在臺灣恢復交大，倒有慶祝和紀念的真正意義。」我知道臺灣的交大同學會曾經有過恢復母校

的建議，但是政府並未採納。所以我不即提議恢復母校，但主張設立一個電子研究所，這是臺灣目前需要的。以後當再視情形，恢復母校。因此我就着手寫「劃時代的母校與劃時代的工程科學」一文，因為正好在一八九七年——母校南洋公學成立的第二年——英國的物理學家湯姆生與他的研究夥伴宣佈在任何物質之中有「電子」的存在，為物質組成的「最小的部份」。因為這個「電子說」的成立而促進電子科學的發展與電子工程的完成。末後並說明母校在祖國是最先創設電機科的大學造就了不少電子科學工程人才，在國內外負責電子工程的建設。最後結論，創議設立交大電子研究所，以為六十週年的紀念。

在三月初，至友顧毓琇（一樵）偕其夫人及女兒來舍過訪。內子與顧夫人久別話舊，我與一樵兄暢談最近的著述。我因提起為紀念母校六十週寫了一篇文字並提議用母校名義在臺灣先設立電子研究所。一樵兄非常贊同，指出正可與清華擬設立的原子研究所相配合。同時他關照我將這篇文字寄給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璜先生，因為他正在籌備清華的原子研究所，正可相互討論，得到分工合作之益。一樵兄的一席諱無形中給我很大的鼓勵。第二天我到紐約訪包永先生

，因為包先生為當時紐約交大校友會會長，徵求他的同意。包先生是謹慎的長者，當然贊成。所以立即航快將我的建議連同文字寄給凌竹銘及李振吾兩先生。希望能用臺灣及留美交大同學會的名義，向教育部及交通部呈請設立交大電子研究所。在校慶以前我已接到凌先生的復信說明很贊成，擬在校慶時提出，我也接到李先生的復信，說文章裏面的資料很充實很有科學的價值與意義，也贊成在校慶時提出。還有我私人信給同班的錢公南學長。實在他對電子研究所的直接供獻很大。

四月五日的一天（距校慶之日前三天），我知道梅校長在紐約，寫了一封英文信給他，其中我說明為紀念交大六十週校慶擬建議設立交大電子研究所。附以紀念母校的拙作，請他指教。並說明與顧一樵先生已交換過意見，正可與行將成立的清華原子研究所，分工合作。同時我說明已經此地同學同意，正式建議于前校長凌竹銘先生及前教務長李振吾先生由臺灣交大同學會正式發動。一個星期之後我接到梅先生的覆信，日期為四月十一日，他信中最妙的是說不但對於我的紀念與建議文字讀後同情，更高興是對於我信中所提的與將來清華原子研究所分工合作問題。他會希望與我譚譚原子研究的問題。最後，他並建議捐助給交大新竹一塊基地以供電子研究所建造之用。因為正在籌備的清華原子研究所基地很大，可以撥助一塊。（以上兩封歷史性的信，均刊在民四九年一月八日出

版的第八十六期交大「友聲」）。

在四月七日的一天（校慶節前夕），我復與包可永先生晤面，商量拍一個電報給凌竹銘先生，請他代轉於明日（四月八日）校慶時向全體校友致賀，並提議設立交大電子研究所。電報是照拍了。事後我接到凌竹銘先生的信，附有教育部，張曉奎部長慶賀交大六十週的演詞提起交大的歷史及在吾國工程界的供獻以及現應研究工程科學的問題。凌先生正好接到旅美同學會的電報，除宣讀外，即席提出成立電子研究所的建議案，經在大會中一致通過，正式成立籌備委員會。凌先生來信說得很痛快，所謂「打鐵趁熱」。這便是母校電子研究所的發軔！

在推動及促成電子研究所的完成，有不少校友與外界的幫助與協力同心的努力。但在幕後的，我不能不想到內子張乃怡女士，她不喜虛浮，主張建設性的實際動作，並果敢有膽識。這是她的天性，她很知道我們旅居美國，對於祖國不能有直接的貢獻，但可以間接的貢獻。第二是老友顧一樵兄。他的見解往往高人一等。同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曾在上海交大擔任過兼任教授，同時每個交大同學差不多都認識他。他的關心交大，像他關心他的母校清華一樣。電子研究所在懷胎的時間，得他的一言，使我們無形中膽壯了不少。他是促成大電子研究所的無名英雄之一，我不能不致十二分的感謝。